

《安士全書·文昌帝君陰騭文廣義節錄》卷上。尊敬的諸位法師、諸位老師、諸位同學，大家晚上好。阿彌陀佛！今天是十一月七日，我們中國傳統民曆（就是夏曆）戊戌年九月三十日，今天在中國地區是立冬。我們這裡澳洲是南半球，這個氣候是相反，所以今天這裡是立夏。在中國地區，今天開始迎接冬天；我們在這裡迎接夏天，所以應該大家今天感覺到特別熱。聽說昨天有幾位同學去拔草中暑了。這個風寒暑濕是在中醫講四種邪氣，我們每個季節都是需要預防、避免這個邪氣的入侵。如果有這個風寒暑濕的邪氣入侵到人體，我們也要懂得一些醫學常識，特別中醫的醫學常識一定要學習，知道自己怎麼排除、怎麼處理這些情況，我們大家都有必要再學習。在過去，在大陸上、在台灣，夏天在傳統都是戴斗笠，我年輕的時候在外面工作都戴斗笠。斗笠它比較透風，也比較涼快。澳洲這邊可能買不到那種斗笠，但是買一些透氣的帽子應該是可以找得到，不要買那個不透氣的。不透氣的，你在外面曬太陽，然後那個帽子戴在頭上反而悶了，悶著，所以還是要買一些比較透氣的。如果有中暑的現象，先到陰涼的地方，或者取那個涼水（冷水），在頭頂上灑一些涼水，這樣可以把暑氣降下來。白天，在這裡夏天就適合吃西瓜，這個也是去暑氣的；晚上還是不要吃，白天太陽正熱的時候，這個時候吃吃是可以的，這是夏天的水果。還有夏天的蔬菜多吃一點。這些都是屬於傳統文化的一部分，大家都要學習。所以傳統文化是包括我們整個生活的，包括這些衛生、飲食、起居方面，春夏秋冬，你在哪個地區，你要怎麼來處理，這些我們都必須要知道。

我們昨天跟大家學習到佛經上講的，前面講到的，這些我們都可以在現實生活當中去得到證明的。前面講人的壽命有「古延今促之異」，就是古時候人的壽命長，我們現在人的壽命短。佛在世的時候，人的平均壽命是一百歲。我們現在正處於減劫，減，就是說我們現前這個階段，過一百年人的壽命就平均減少一歲。佛距離我們現在三千年了，在中國的記載應該是三千零四十幾年。所以我們現在壽命大概七十上下，可能在大概六十九歲到七十這個當中，平均壽命。過去有人說，現在醫學發達了，人的壽命都很長，現在活七十歲、八十歲、九十歲的都有，好像我們現在人比過去民國初年、清朝，好像比那個時候的人壽命要長。我們要知道，這是平均壽命。我們看到現在有很多壽命比過去的人要長，但是現在比過去的人短命的更多，不到七十歲就過世的也不少。在我們師兄弟當中，我兩個師弟，一個悟明師、一個悟弘師，他們小我一歲，一個在四年前往生，一個好像三年前往生了，大概他們是一個六十四、一個六十五。女眾也有不到六十歲的，一個妙師，剛好五十；梵師好像四十三歲，也在圖文巴往生的。所以壽命短的也有。那麼更短的就是講墮胎的，現在墮胎的，聯合國衛生組織統計，有登記的（在醫院有登記）一年五千萬，那沒登記就更多了。那你這樣平均起來，大概也差不多這個歲數了。所以有沒有比古時候的人長？如果你用平均壽命來計算，是比較短，沒有比較長。因此，佛講的都是可以去驗證的。

人的身體，古時候的人高大，現在的人比較矮小。這個在古時候，清朝時代就有挖到唐朝那個時候人的墓，這個人的骨頭比清朝那個時候長、大，這個也有考證的，也有這些考古的資料，在清朝時代那個時候就有了。人的福報，也有古時候比較重，現在人福報很輕，現在人沒福。為什麼現在人福報不如古人？因為我們現在人

的福報不如古人的地方，主要是福是從德來的，修道德、修福，古人懂得倫理道德、懂得因果，懂得修福、造福、惜福，現在人不懂。現在人不懂，就沒有倫理道德、因果這些觀念，因此所作所為都是違背倫理道德這些事情，譬如說不孝父母、不友愛兄弟等等。這個傳統文化的經典裡面講得很多，特別最近這十幾年來，我們淨老和尚的提倡，提倡傳統文化，大家也發心來學習。所以現在有接觸到傳統文化的人他們就明白了，講到這個地方大家就知道了，為什麼現在人福報不如古人？因為現在人沒有修德，沒有道德，沒有倫理、沒有道德，也沒有因果教育，也不知道斷惡修善，不斷造惡業，不知道修善業，福報就不斷的減損。

所以福報減損，《太上感應篇》講，造惡業，小則奪算，大則奪紀。造重大的惡業，扣掉壽命十二年，一紀就十二年；小的惡業扣一算，一算就是一百天，一百天的壽命。我們人活在世間就是要有福祿，如果這個福報、福祿，被扣、扣、扣，扣到沒有了，祿盡就人亡了。所以《太上感應篇》講「算盡則死」，沒有了，他人就死了，因為他已經沒有福報了，這個《感應篇》講得很清楚。現在人不懂得修福，一直在損福，損福，他隨著這個壽命也減短了。因此，現在學習傳統文化，才懂得怎麼修福、怎麼惜福；如果沒有學習，的確我們看現在，特別年輕一代的，只懂得享福，不懂得修福，也不懂得惜福。他不懂得修福、惜福，那麼他的兒女更不懂，做父母的都不懂，他就不會去教兒女，所以他的兒女就更不知道，不知道要修，所以福報就會一代不如一代。我們現在學習了傳統文化，再去觀察現前整個世界、這個社會，這個趨勢的確是一直走下坡的，只有少數有善根福德因緣的人遇到了，那自己修，共業當中有別業。別人不修，那他沒福；我們知道了，我們自己趕快修，我們就得福了。

所以「人福有古重今輕之驗」，這個的確我們都可以觀察得出來。七寶也是不斷的減少；五穀雜糧也漸漸歉收了，我們現在講糧食短缺；人一代不如一代，人的容貌漸漸醜陋，人的容貌愈來愈醜了。因為沒有福報，所以那個相貌就不好，看相算命的都知道這個道理。所以我們看一個人有福相還是沒有福相，是一個福報的相還是薄福之相，看相算命的都知道。我們雖然沒有學看相算命，但是我們人看多了，人生的經驗多了，大概你也會看了。看看一個人，他的相貌、他的舉止種種，像《了凡四訓》講的，「春秋諸大夫，見人言動」，就知道這個人他會常常遇到凶災還是吉祥，完全是我們人身口意三業這個善惡業的感召。我們不修道德，不斷惡修善，當然這個「容貌漸醜陋」，都漸漸一代不如一代。

「資稟」也「漸昏愚」，資稟就是智慧，也沒有了。沒有智慧，就邪知邪見，聽騙不聽勸，好話他聽了他沒感覺。好像我們淨老和尚講經，我們已經聽經的同修，大家都有很深的感觸，我們老和尚講經，我們聽了很法喜，聽了很歡喜，聽了能心開意解，這個智慧（就是善根）、福德就比較深了。有善根、有福德的人，他聽了他就會生歡喜心，能夠理解、能夠接受；沒有善根福德的人，他聽都聽不下去的，他來坐在講堂實在講也坐不住的，實際上講連進來他都不會有一個念頭說要進來、走進來一下，我看這個都沒有，那就談不上說他有這個心去聽講了。聽也聽不懂，聽不懂他就沒興趣，沒興趣他就不想聽了，這個就是業障，有業障。所以資稟漸昏愚，昏暗、愚痴，沒有智慧。聽一些不好的，接觸一些不好的，那可有興趣了，晚上統統可以不用睡覺。現在我們看看，這些所有的人在玩手機、玩電腦，這個現象就是這裡講的資稟漸昏愚，不斷的昏暗，不斷的愚痴，智慧愈來愈少。「精神漸衰弱」，那精神就提不起來了，神經衰弱、憂鬱症、躁鬱症，一大堆。所以現在附體的很

多，跟這個精神都有相關的。所以我們現代人的精神不如以前的人，不要說很早，就我年輕時代的時候，現代人精神都不如以前的人，我們從生活起居就可以知道，看得出來，現在人精神不如以前，一代不如一代。現在年輕人的精神比不上老人，像我這個老人，有時候精神比年輕人要好一些。所以精神漸衰弱。

「風俗漸驕慢」，風俗就愈來愈驕奢傲慢，都講求攀比，比賽，講究買名牌，這個都是屬於風俗漸漸的驕慢，這種現象不斷的出現。「六親漸不和」，六親眷屬都不和，要找真正和諧的六親眷屬也很難，甚至兄弟都爭財產，爭到像仇人一樣。不但兄弟，跟父母都像仇人。所以過去在台北景美華藏圖書館，我們韓館長請蕭律師做法律顧問。有一次蕭太太給我講，悟道法師，你不知道我們律師事務所什麼樣的案件都有，她說，也有兒子告父親的。我說，兒子怎麼去告父親，為什麼告父親？她說告父親財產分得給他太少，他不服，就去法院告。就是財產給他，他覺得不滿意，他就去告。你看六親，連父母，我們在報紙上，告父親、告母親的時有所聞。為什麼告？他兒女覺得他財產分給他不公平，他不服，就去告，那何況父母之下的這些六親眷屬？所以六親漸不和。「賦役漸繁重」，就是稅金負擔、經濟壓力愈來愈大，所以經濟愈來愈不好。現在整個世界這個經濟也都面臨危機。「水火盜賊漸熾昌」，這個水災、火災、強盜、小偷愈來愈多，愈來愈頻繁，這個我們每一年可以去統計一下，這個是的確一年比一年多、一次比一次嚴重，這個天災人禍。「佛法漸凋廢」，佛法也漸漸凋零，荒廢掉了，好像草木衰落荒廢了。「真儒漸稀少」，真正學佛、學儒的人愈來愈少了。因為現在人他都不懂得尊重聖賢佛菩薩，就慢慢的凋廢了，也就慢慢沒有了，現在你要找個好的老師是愈來愈少。所以昨天也跟大家談到《安士全書》裡面給我們講的，歷朝歷代皇帝對高僧的尊重，現

在人他不懂得尊重了。不懂得尊重，我們也不見怪，因為現在時代是這樣，我們也不能見怪。

所以我們昨天講的，主要是現在有一些先修班的同學來要學傳統文化，所以我才多話了，不然這個我是不會講的。因為年輕同學願意發心來學習，在現在是非常難得，所以我知道的，當然也有義務要告訴你們，就是些基本的一個稱呼、一些禮節大家要懂。所以我講的主要是大家有個概念，而且我們用的這種稱呼，在什麼場合、什麼對象，這個有所變通的，也不是說一成不變的。因為這個要講也是一個專題，因為我們這個課程不是講這個專題，附帶提的，因為講到這個是有相關的。我們現在人這種稱呼，像宋真宗稱寶誌公稱寶公。那我們跟淨老和尚學習，這個稱呼，我們同修，一些老同修大家也知道。現在人如果沒有接觸到我們老和尚傳統文化這一塊，我們這個稱呼他覺得就很奇怪，怎麼叫公？但是我們學習傳統文化，這個稱呼也要懂，雖然我們不一定在所有的場合都這麼稱呼，但是在某一些場合，或者在書信上的一個稱呼，我們也需要知道，要學習。我也是從這個地方去學習的。我們如果沒有提出來，同學不知道。當然，大家不知道，這個稱呼不對，也不能怪你們，也不能怪大家，因為沒有人講，當然知道了。

現在實在講，這個稱呼也都很亂。所以我們學習李炳南老居士的《常禮舉要》，它後面有個稱謂，這個是世俗的稱謂，這個可以看看。但是現在人對這些稱呼也都沒有在用，我們有時候講，大家也不知道，但是我們總是要自己明瞭，可以用上的就用，如果還用不上就暫時不要用。知道古時候他們這些稱呼，現代人一般都是怎麼稱呼，自己了解一下。在一個大家不了解的環境之下，我們也不要勉強一定要用古時候那個稱呼，但是我們一個了解，知道這個是有需要的，因為我們要學傳統文化。因此這個稱呼上，比如說現在

在我們淨宗也常常講，男眾、女眾大家都稱師兄，大家覺得這樣對不對？女眾她也稱師兄。兄是什麼意思大家知道嗎？弟弟，弟是什麼意思？姐是什麼意思？妹是什麼意思？這個稱呼就關係到倫理，還有我們辨別對方那個性別。這個性別，不但中國有男女性別之分，外國也有，女性跟男性，女士們、先生們。你在飛機上有沒有聽到說「所有的男士們」？那些女士聽了她就，「怎麼都沒有講到我們，只有講男士？」

所以兄弟姐妹，這是平輩長幼、性別的分辨，所以這個名稱是這個作用。如果統統用一個，所以那天聽有人跟我講，他說什麼師兄。我說那個是男眾？那「師兄」都不是女的，我以為是男的。所以應該稱師姐，我才知道你講的那個是女的；你稱師兄，我以為是男的，對不對？這個稱呼不能亂稱的，不能自己的想法：我們學了佛，大家都要稱師兄。那個兄，這個稱呼過去讀書人，不認識的、初見面的，可能剛認識，他年紀比他長，或者年紀比他小，或者對一個年紀比他小的，他就會稱兄台，那是剛認識，一個尊稱，那是對不熟悉的人一個禮貌上的尊稱。如果你是大家在一個師父下面，好像是師兄弟，這個就是要有師兄、師弟、師姐、師妹。那年紀比較大的，我去台中蓮社，聽朱館長他們講，這個叫師姑，她年紀大了，你稱她叫師姑；年紀大的男眾，師伯。我去台中那邊，我想我們現在學傳統文化，我們還是要有個師承。因為我們師父上人淨老和尚他學習經教是跟李炳南老居士學的，雖然他是學佛經，但是李炳南老居士他也是傳傳統文化的，只是我們師父上人他主要是學經教。傳統文化大家現在可以去聽，徐醒民老居士（老教授）他講的有佛經，傳統文化也講很多，講《禮記》、講《左傳》、講《易經》、講《唯識》，這些都是傳統文化的經典。所以我們傳統文化，我遇到我們淨宗同修講，我說我們還是要回歸到這個師承法脈，學

得會比較正規，不要自己去想，自己想一套，想當然耳。這樣學起來會比較正確。所以我們要把台中蓮社、台中慈光圖書館，這個稱呼這個系統要承傳下來，這樣比較有個師承。

昨天有同修講，這個稱公，那朱館長不叫朱公嗎？那聽起來好難聽。所以以前念到這個，它有個避諱，比如明朝的皇帝朱元璋他就避開了。所以你這個要避諱，避免人家誤會，你遇到這種情況，你就不要用他的姓，用他的名當中的一個字。朱館長叫朱家豐，你就採用他豐富那個豐，豐公，就不要叫朱公。這樣大家明白嗎？所以昨天給他講，朱館長稱我道公和尚，我們師兄弟在這個講席當中，「恭送道公和尚」。我們如果不是很生疏的，我們平常就是「恭送和尚」。就像我們做三時繫念，就可以「恭送法師」，或者「恭送主法和尚」；講經，「恭送和尚」、「恭送法師」，這個也不失禮，所以也不一定要把這個法號提出來，「恭送和尚」這樣就不失禮了。但是在寫信，這個抬頭上面這是一個稱呼，它是表示一個尊重。或者在場聽眾大家不陌生，那就稱呼這個法號，讓大家知道我法號有一個字叫做道。

另外我們出家眾這個稱呼也是，很多，就是出家女眾、出家男眾，出家女眾也都稱師兄了，這個也不對。但是現在都稱師兄，我也只好跟著大家稱師兄了，但是我會加一個女眾師兄，方便辨別那個性別。那有人說我們剃頭出家了，都是男眾了。有這個道理嗎？妳變成男眾了嗎，妳去廁所妳可以上男廁所了嗎？有沒有變過來？去極樂世界就變了，在這裡我看還沒變。所以出家，因為佛也不是這樣教我們的，佛有沙彌、沙彌尼，沙彌就是男眾，沙彌尼就是女眾；比丘是男眾，比丘尼是女眾。在家，優婆塞是男眾，優婆夷是女眾；還有《無量壽經》講的清信士、清信女，那個士是男士，女就是信女，有沒有？經典分明給我們講得很清楚，我們為什麼要給



它搞混？都變成男眾了，剃了頭都是男眾。剃了頭，你去上廁所，女的還是上女的，男的還是上男的。有一次我們道場悟儀師，她是女眾，長得像男眾，她跑到女廁所去，那個洋女人嚇得叫起來了，說你走錯了！儀師。所以它還是有性別之分，這個稱呼也不能亂稱，亂稱給人家懂的人看笑話。所以這個我們要學，學習傳統文化，學個基本的禮貌。稱呼都亂稱亂叫，這個給明白的人，人家也會看笑話的。

所以這個稱呼，我們大家同學要學習學習。還有這些禮貌上，你看它還是有一個輩分的。因為我們這個淨宗道場現在大家也不懂，也沒有人去講這個，所以大家也不懂，也不能怪大家。你看李炳南老居士他在台中蓮社，現在那個下一代來學的，他們稱李老師就叫雪公太老師。所以它有個層級、有個輩分的，像我們這一代的，我們師父的老師，我們稱雪公，我們再下一代的他們就要稱雪公太老師。所以我們先修班的同學，你們要稱雪公太老師。現在我們老和尚你們稱師父嗎？這有沒有人教你們？你們現在看到老和尚來，你才十幾歲，他九十幾歲，「師父、師父」，那你大概年紀跟我差不多了。你們見到老和尚來，不能稱師父，要稱淨公老和尚，這樣大家明白了嗎？你們年輕的先修班同學，你們才十幾歲，他做你太爺爺就可以了，所以這個最起碼要稱淨公老和尚，不能稱師父、師父。所以以前韓館長的乾女兒莊居士，她的兒子要皈依。然後她給師父講，不行，師父，我的兒子要皈依，但是不能跟你皈依，跟你皈依他就跟我一樣大了，我兒子跟我一樣大。後來我們師父叫我幫他皈依。她說這樣可以了，你就叫師公，不能我叫師父你也跟我叫師父，那不是一樣大了嗎？尊卑長幼就沒有了，這個禮就沒有了。所以這些大家多學一學，在這裡附帶跟大家提一提。因為剛好講到這一段有相關的，才想到這個跟大家講一講，大家應該要記住。

現在學佛的人也愈來愈少了，學儒的，真儒也愈來愈少了。現在不要說真儒，就是能教傳統文化的、文字學的老師都愈來愈少。所以我們老和尚很著急，請老師趕快教，這十年，不然這些能教文字學的、教文言的老教授如果都往生了，後面真的要學就找不到老師，有這個問題。所以在三年前，我們淨老和尚他在台北也請一些教文字學的老教授，退休的。我那一天不曉得聽誰講，他說三年前請的那幾個老教授已經往生兩個了。的確我們老和尚講得沒錯，都是七老八十了，所以沒有趕快把握住現在他們還在這個時間趕快學習，再過幾年可能就找不到老師了。所以我們老和尚為這個事情非常的著急，就是這個道理。我們接著來看六十四頁第六行：

【人死有六驗。】

就是給我們講人死了有六種驗證，這個是出在《三藏法數》。《三藏法數》有這個資料可以查，《三藏法數》是根據《諸經要集》這部典籍講的。我們看下面的文：

【欲知死後生處。但觀終時煖處。若從下先冷。煖氣歸頂上者。乃果位中人。必出生死。】

這個我們同修，老聽經的同修應該常常聽我們淨老和尚講經講過，這裡我們又看到，給我們做一個證明。我們要知道，人死的時候往生到哪裡，就是觀察他命終的時候那個『煖氣』從哪裡最後冷的。如果從腳底先冷，那個暖氣一直歸到頭頂上，最後冷的是在頭頂，這個是『果位中人，必出生死』，這個就是他修行證果了。他如果是念佛人，那他往生西方了；如果不是修淨宗的，那他證果了，證阿羅漢果了。暖氣：

【歸眉間額上者。生天道。】

就是在眉毛，我們眼睛眉毛這邊最後冷的，這個人他生天。

【歸心上者。生人道。】

心窩上最後冷的，暖氣在那邊，最後全身都冷了，那邊還溫溫的，那個最後冷的，那是在人道。

【若從上先冷。暖氣歸腹者。生鬼道。】

如果從頭頂上先冷，他最後那個暖氣在肚子，肚子最後冷，那是往生到鬼道。

【歸膝上者。生畜生道。】

如果暖氣歸到膝蓋，膝蓋最後冷的，往生到畜生道。

【歸足底者。生地獄道。】

如果那個暖氣歸到足底最後冷的，『生地獄道』，地獄腳板出。所以這個六驗，就是「頂聖眼天生，人心餓鬼腹，畜生膝蓋離，地獄腳板出」，就是這六驗。這個六驗我們常常聽，所以現在很多助念的同修，一面念、一面去摸摸哪裡最後冷，摸來摸去的。實在講也沒必要，念佛要緊，摸，摸到了又怎麼樣？那就不專心念佛，一直摸一直摸，你助念他怎麼會得利？所以助念避免一直去探，探那個體溫最後到哪裡冷，避免這個，你知道這個常識就好了。所以助念，我們學習到這裡，不是你去助念的時候不念佛，然後一直在用手去摸摸，看看哪裡最後冷，擾亂那個臨終的人，這個對他會有障礙。我們再看下面六十四頁倒數第二行：

【人之宿世。或從天上來。或從人中來。或從異類中來。或從修羅。餓鬼。地獄中來。但察其相貌身形。語言動靜。亦可了了皆知。茲因文繁。不及詳載。】

人的『宿世』，我們人都有過去世，現在是現在世，將來我們死了之後再去六道輪迴，那就未來世了。人，我們過去世有從天上來的，從天道，天人的壽命到了、死了，投生到人道來，所以有人過去生從天道來的，這一生投生到人道。或者『從人中來』，就是過去世也是做人，死了之後又到人道來投胎做人。『或從異類中來

』，「異類」就是不同類的。不同類的就是一樣是人，但是可能是太空人，現在聽說有太空人，太空人來投胎到我們這個南瞻部洲了。我們前面講人道有四大洲，東勝身洲、西牛貨洲、北俱盧洲，我們是南瞻部洲，同樣是人，跟我們就不同類，同樣是人，但是類不同。『或從修羅、餓鬼、地獄中來』，有人從修羅道來，從餓鬼、畜生來，也有從地獄中來的。餓鬼到修羅，這個就包括畜生道了。

『但察其相貌身形，語言動靜，亦可了了皆知』，這個從哪一類來的，你看到現在他的行為、動作、舉止，大概也可以判斷他是哪一道來的。比如我們舉出一個比較明顯的例子，現在常常講有過動兒，有沒有？他一刻都停不下來。這《安士全書》後面也有講到，過去生大概是猴子、獼猴，那些猴子就是停不下來的，蹦蹦跳跳的，一時一刻牠都靜不下來。所以從畜生道來，他的習性，他還有帶著過去生那個習性；從餓鬼道來的；從地獄道來的；從修羅道來的就是很喜歡鬥爭，喜歡鬥爭都從修羅道來的。所以觀察他的相貌、身體的形狀，他的語言、動靜，「亦可了了皆知」，也可以觀察。《了凡四訓》講到春秋諸大夫觀察人的舉止動作，就可以知道這個人吉凶禍福，吉多還是凶多，但是它沒有講到六道；這裡講得比較深入，所以佛經講得深，講到從六道中來。儒家、道家大部分講現前這一生、這一世，我們可以看得到的，佛法講三世，所以佛法講得深。講得深一般人他不容易理解，講三世比較深、比較廣，講一生一世的，一般人比較容易理解。『茲因文繁，不及詳載』，這個文章都很多的，所以這裡就不詳細給它記載下來。這些詳細都在佛經典裡面，所以你去看《大藏經》，《大藏經》看一遍下來，大概你就知道不少了。這一段我們就學習到這裡。我們再看六十五頁第二行，從這個大字的看起：

【昔于公治獄。大興駟馬之門。】

從這裡看起。于公在世，這個于公是歷史上很有名的，他的兒子于定國做到宰相。他是東海郡郅縣的人，是西漢。這個西漢，漢朝分東、西漢，西漢是前漢，東漢是後漢，因為當中有王莽篡漢。他是西漢那個時候的丞相(就是宰相)于定國的父親，西漢時代人，他曾經擔任過縣的獄吏（就是管監獄的，我們現在講法官）、郡決曹，精通法律，他治獄很勤勞、謹慎，善於決斷獄政，管理牢獄、刑罰方面，處斷這些司法案件非常公正嚴明，所以他是從這個地方成名了。無論大小案件，他都很認真去審理，絕不冤枉一個人。真正有觸犯王法的，接受他的判決，大家也都沒話說，心服口服。這一點非常非常不容易，做法官能做到這樣，真的是很不容易。過去我們常常聽我們淨老和尚在講席當中提到，李炳老當時他年輕的時候在山東曾經擔任縣長，民國初年那個縣長他還兼有司法，管行政兼司法，司法你就要審理這些刑案（案件、訴訟這些）。雪公他是很好的中醫，他說，他給人家看病他有把握沒有給人家誤診過，沒有錯誤的診斷，這個他有把握；但是他說辦刑案，說都沒有冤枉一個人，這個他不敢講，他沒把握。他這麼有道德學問的人，他對這個都沒把握，其他的我們就可以理解，可想而知了，不容易，要做到沒有冤枉一個人，真的是很不容易。冤枉人都有因果的，三世因果。所以我們看現在這個世間講，法律之前人人平等，實在講沒有辦法做到很平等，如果說做到不要太離譜，那就算不錯了。真正的平等是因果律，實在講因果律之前人人平等，不但人平等，天也平等。因果報應，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，善惡報應絲毫不爽。所以《地藏菩薩本願經》講因果律，不管你是天人，你是多富貴的人，地位多高，你造了那個惡業，果報都有，都免不了，連成了佛也避免不了。你看佛當年在世還示現馬麥之報，頭痛三天這種果報，腰不好這種果報，他過去世造的惡業。所以真正平等是因果律，你現在

冤枉人，來生來世你要碰到了，那換你被冤枉，冤冤相報。

所以于公，做到他這樣真的是很讓人佩服的，那沒話說的。于公他在世的時候，他的家鄉那個閭門，閭門就是我們現在講牌樓。古時候它有一個鄉里，要進去他們那個鄉里有個牌樓。現在比較少了，現在我們大概只有看到佛教寺院，佛教寺院，你要到一個寺院，還沒有進去寺院，它外面有一個牌樓。他那個牌樓壞了，同鄉的父老要一起來修理，于公就對他們講，他說把那個牌樓稍微擴建得高大一點，就是把它重新修，重新修就修得比原來高、比原來寬，那個高度、寬度能夠容納四匹馬拉車的高度跟寬度。『駟馬』，就是古時候四匹馬拉的车，那很高，寬度也要很寬，就是要做那麼高、那麼寬的那個門才過得去。為什麼要做那麼高、那麼寬？以前坐四匹馬的那個馬車，是什麼樣的人物？那不是宰相，起碼也是什麼巡撫這個大官他才會坐那麼高貴的馬車，四匹馬拉的车很高、很寬的。鄉村的人就覺得，我們這個鄉村也沒有什麼大人物，有必要蓋那麼高大嗎？于公就講，他說我管理訴訟的事沒有冤枉人，很公正，我在衙門積了很多的陰德，從來沒有造成冤案，這個他有把握這麼講。所以他講，我在衙門裡面積了這麼多的陰德好事，我的子孫必定會發達的。所以將來我的子孫發達了，他回到家鄉來光宗耀祖，必定是四匹馬拉著車，所以很高大，牌樓這個門沒有建高大一點那過不來、進不來。後來果然他的兒子于定國做到宰相，他自己做到御史大夫，並且封侯傳世。

于公他是有平反一個很大的冤案。就是東海郡，就是他當官那個地方，東海郡有一個孝婦，年輕守寡，也沒有子女，這個孝婦很恭敬奉養她的婆婆。她這個很難得，媳婦孝養婆婆這個很難得。自古以來，婆媳要和諧都是很難，媳婦要孝養婆婆，這個真不容易。她的婆婆人也很好，她婆婆想，她這個媳婦，她兒子那麼早就死了

，也沒有兒女，她這個婆婆就為她著想，希望她改嫁，不然耽誤她的青春。但是她這個媳婦始終不答應，不願意改嫁，就是要在家裡來照顧、孝養她的婆婆。她的婆婆對鄰居的人講，她說孝順媳婦侍奉我非常勤勞，也非常辛苦，我憐憫她年輕守寡，又沒有子女，我要她改嫁她不要，耽誤她的青春，我不忍心耽誤她的青春。她說我年紀大了，年紀大了我是該死了，就怎麼可以長時間拖累這個年輕人？所以她這個婆婆為了不連累她的媳婦，她就去自殺了，自縊身亡了。這個老太太的女兒她就告到縣衙去了，告到縣衙說是媳婦殺死了她的母親，因為只有她跟她住在一起，她女兒去告。縣吏就逮捕這個媳婦，這個孝婦一直辯解自己沒有殺害婆婆，但是在縣吏的嚴刑逼供下，最後屈打成招。因為那個刑罰一刑下去，也是受不了的，所以就會屈打成招。這個案報到郡曹府，于公，于定國他父親于公，認為這個婦人奉養婆婆十幾年，聞名鄉里，她不可能會殺害她的婆母。所以他就去給太守講，也分析這個案情給太守，但是太守不同意。于公盡心盡力跟他爭辯，最後也沒辦法去說服這個太守，於是他就抱著這個判決的書到曹府上大哭。這個太守最終還是把這個孝婦以謀殺她婆婆的罪名將她處死。

這個孝婦死了之後，她那個郡中大旱三年，就是三年都不下雨。後來新的太守上任，占卜為什麼這個地方大旱三年，是什麼原因？這個時候于公就跟這個新任太守講，他說以前任那個太守，我們鄉里有個孝婦，她婆婆並不是她害死的，她是冤枉的。但是她那個婆婆的女兒（她的小姑）去告狀，認為是她害死的，但前任太守不接受他的分析，一意孤行就把那個孝婦判死刑了。所以于公就跟這個新任太守講，那恐怕我們這個地方三年乾旱都沒下雨，應該跟這個有關係的，這個災禍應該從這裡生的。這個新任太守也就接受了于公他這個陳請，所以這個新任太守他自己就前往這個孝婦的墳墓

祭奠，並且為她立一個碑，表彰她的孝行，就是給她平反，平反她的冤情。這樣做，天上果然立刻下大雨，當年他那個郡就五穀豐收。郡中的人都說，這個都是得力於于公為她平反，平反這個冤案。這個是其中的一樁，當然他在擔任法官幫助的人很多。

當司法官不容易，所以我記得二十幾年前我們老和尚在台北，台灣法務部請我們老和尚去法院講經、講開示。我們師父上人講，這個法官不好當，如果你冤枉判錯人，把他造成冤獄，將來會下地獄的。他講完之後，一個女法官就很緊張，她說，師父怎麼辦？我都是在判案的，我也沒把握都沒有冤枉一個人，以後我要怎麼判案比較不會冤枉人？後來我們師父上人就教她一個方法，說妳要判案之前，前一天先念觀音菩薩，求觀音菩薩給妳加持，妳第二天去判案，智慧開了，這樣就不會冤枉人，就能像于公一樣判得很公正。這個倒是一個很好的辦法，求佛力加持。所以辦刑案真是不容易，實在講不容易，古今中外造成冤獄的實在很多。我們看《了凡四訓》，了凡先生他當官都建議朝廷，說五年要派一個減刑官，再去翻一翻舊的案件，看有沒有冤枉人的。結果他再去翻那些舊案，冤枉的人很多，而且是在京城，皇帝腳底下都這麼多的冤案，那天高皇帝遠那些地方不是更多了嗎？所以他建議朝廷五年派一個減刑官到各地再查案，已經被判案的，就是給他減輕刑罰。這些都是在司法方面當官的可以做的陰德，積陰德。好，我們看下面：

發明【于公六句。乃帝君偶舉四則因果。為欲廣福田二語張本。濟人。救蟻。是順種福田。治獄。埋蛇。是逆種福田。】

這個是文昌帝君就『偶舉』，從這個當中，因為例子很多，這是舉出『四則因果』，來做為『廣種福田』這兩句話的『張本』。

『濟人、救蟻，是順種福田』，人有急難，我們去救急，幫助人解除這些急難、困難。「救蟻」是救螞蟻，那是幫助眾生（這個螞蟻



）。像沙彌去救螞蟻就延壽了，原來七歲就要死，後來延壽了活得很長，因為他發一個慈悲心，救那個被水淹的螞蟻。這個屬於「順種福田」，就是順著種福田。『治獄、埋蛇，是逆種福田』，「治獄」就是說，你看監獄都是犯人，作奸犯科，犯罪的，治理牢獄的這些案件，這個不是好事情，人犯罪了，怎麼幫助這些人？「埋蛇」，這個埋蛇是孫叔敖的公案，春秋楚國人。孫叔敖他還小的時候到郊外玩，看到兩頭蛇，就給牠殺而埋之，回到家裡就哭哭啼啼對他母親講。母親問他什麼緣故，他就回答，他說我今天到外面看到兩頭蛇，這兩頭蛇看到了，聽說看到兩頭蛇人就會死，我看到兩頭蛇，恐怕就活不久了，要離開母親了，所以他就很傷心的就哭了。他母親就問，她說那現在那個蛇呢？你看到了怎麼處理？他說我把牠埋起來了，把牠殺了埋起來，因為我怕別人再看到，那別人也會死，我為了不讓別人看到，所以就把牠殺了給牠埋起來。他母親說，你肯定不會死，你存的是好心，你會為別人著想，犧牲自己，為別人著想，所以你肯定不會死，而且將來還有很好的果報，天必定報答你。後來果然孫叔敖做了楚國的宰相。治獄，就是治理犯人的。埋蛇，這個殺生，在我們佛法講殺生是罪業，但是他這個殺生是出於慈悲心，所以他不但沒有罪，反而有善報。這個叫逆種福田，在逆境種的福田。上面講那個濟人、救蟻是順種福田。我們再看下面：

發明【治獄。惡事也。而反興駟馬之門。何哉。蓋于公之官守。是治獄之官守。而于公之心地。非治獄之心地也。駟馬之門。亦興於心地耳。】

這一段講治理牢獄的事情，這個是惡事，不好，因為都是造惡業的人，管這個事情當然不是好事。不是好事，『反而興駟馬之門』，還蓋四匹馬車能夠過的高大的門樓，是什麼原因？『蓋于公』

，這個「蓋」就是語助詞，就是我們現在白話講「因為」，于公他的官守，就是他當官的職守是治獄的，我們現在講司法官、判官，他的職務是這個；但是他的心地，他不是治獄的心地，他是慈悲心的。所以『駟馬之門，亦興於心地』，為什麼有「駟馬之門」這個公案、這個美談？因為他的心地好，雖然他辦這個事不是好事，但他存心好，存好心、做好事。如果存惡心去辦獄，那造罪業了。我們再看下面：

發明【人命關天。獄詞最重。略失檢點。悔之無及。】

這一小段給我們講『人命關天』，特別判這種刑獄的、判死刑的，這個可要非常非常謹慎了。為什麼？「人命關天」，你一個誤判，那一個人一條命就沒了。所以『獄詞最重』，如果稍微失去檢點，辦錯了，後悔就來不及了。

發明【吾輩不幸而職司其事。便當刻刻小心。臨深履薄。恍若天地鬼神瞋目而視我。罪人之父母妻子呼號而望我。不可立意深文。不可誤聽左右。不可偏打成招。不可潦草塞責。不可恃聰明而憑臆斷。不可徇囑託而用嚴刑。不可逢迎上官之意。不可但據下吏之文。不可因他端而遷怒。不可乘酒醉而作威。苟非罪當情真。不可動加鞭打。苟非人命大盜。不可輕繫囹圄。嚴反坐之條。以懲誣告。杜株連之累。以安善良。】

這段很長，我們今天時間到了，這一段，『人命關天』這一段，我們就留在明天晚上再繼續來學習。我們今天先學習到這裡，祝大家福慧增長、法喜充滿。阿彌陀佛！